

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童 杨校订

孫寶瑄日記

下
册

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

中华书局

中华书局编辑部 编 童 杨 校订

孫寶瑄日記

下
册

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

中
华
书
局

光绪三十三年丁未(1907年)

正月

朔日 天朗气晴

起犹未明，盥漱毕，俄东方渐白，肃衣冠拜天及祖先。遂登车行，已日出矣。与慕兄及子瑜、梦庚、春生等期会于东华门内政治馆。比至，则诸人已先在，并晤宝瑞臣、刘仲鲁、左子异、林诒书。俄晨钟八鸣，俱集于皇极门外，朝贵络绎至，皆貂服峨冠，雍雍济济。面北有墙，琉璃砖为之，雕刻成五彩九龙形，谓之九龙碑。相向有重门，内即皇极殿，为皇太后受贺处。俄报驾至，佩刀前引者，皆御前大臣。天子自迤西锡庆门外，降舆步行而入。御容瘦削，突额而颈，薄回切，颐曲而微向前。亦奇相也。久之，闻乐作，天子率王公、贝子等拜于内，百官拜于外，皆三跪九叩。礼成，驾返乾清宫。公卿以下，纷纷趋集太和殿前。余及子瑜、孟庚等，随慕兄登殿陛层级而止。陛高三丈许，殿纵横数十丈，高五六丈，规模雄丽閎壮，甲于地球。殿之后曰中和殿，如亭然。右顾西山，朗朗在目。再后曰保和殿，为天子临轩试士处。时钟九鸣，乃俱下至百官品级山许，约一里馀。良久，钟鼓徐鸣，幢盖绮列，静鞭者三，百官跪听宣诏。久之，乃俱三跪九叩。礼成各散，鱼贯而出。余至纲斋家投刺，即至署，留午饭。适陈朴斋、黄柄清皆值班，因与纵谈。昧，出

城，至仁钱、杭州两馆拈香。晤擷兄及朱巽斋。又诣少怀师及勉丈许投刺。在履平家小坐，俄又至张少玉、唐春卿两侍郎之门，遇章曼仙。晡，复诣新吾，即归。拜母。是日，早眠。

二日 晴

起补前夕日记，即趋署。是日，闾署同人行相见礼。饭后，在东城一带贺岁。晤穰卿，遇健斋，又见子瑜。诣肃邸，绕北城归。夜，观侄女辈为六博之戏。

三日 晴

不出。鸟声嚶嚶，有春意。晡，陈朴斋过谭。

观《丹铅总录》，其中证误数条，极有趣致。如月中嫦娥，为常仪之误，盖古称羲和占日，常仪占月，皆官名也。古仪娥音同。又羿射日落九乌。乌最难射，日落九乌，言射之捷也。而后世遂以为射九日矣。《檀弓》曰：细人之爱以姑息。注：姑，且也；息，休也。其义晦。按《尸子》云：纣弃犁老之言，而用姑息之语。注：姑，妇女也；息，小儿也。义始明白。

柳子厚《铁炉步志》云：江之浒，凡舟可縻而上下曰步。《青箱杂记》：岭南谓村市曰墟，水津曰步。东坡诗：“萧然三家步，横此万斛舟。”盖步即今之所谓埠也。

四日 晴

薄午，往视冶老疾。遇罗彦东谭。即趋署，商酌书记事。饭后，出城拜客，车中观书。

《天香楼偶得》云：《尚书·康诰》曰：若保赤子。传曰孩儿。未详赤字何义。愚按：尺字古通用赤，尺牋古作赤牋。《文献通考》曰：深赤者，十寸之赤也。是知赤子者，谓始生小儿，仅长一尺也。古人多以尺数论长幼，如三尺之童、五尺之童，谓成人曰丈夫。

又云:女之幼者曰婴,男之幼者曰儿。故婴字从女。今则不分男女,皆谓之婴儿。

《尔雅》:女子谓舅弟之子为姪,所以姪字以女。今男子称兄弟之子皆曰姪,失之矣。兄弟之子,当称从子,谓从子而别也。樵李虞氏曰:不读《尔雅》,即三党亦混乱无辨。

《左传·昭十三年》:郑会晋于平邱,子产争承曰:诸侯靖兵,好以为事,行理之命,无月不至。杜注:行理,使人通聘问者。正指使人。古理李通用,即行李往来之行李,今作为装具,误。晡,至会经堂,释衣冠,游厂甸。今年巡厅布令,别辟东北隅地,支搭棚厂买茶,一切鬻杂物戏具者,皆移徙之,使游人无拥塞之虞,并有巡兵监视,南北其出入,而东西其往来,善政也。

晚,归。夜,诵左太冲《咏史诗》,清雄古壮,前无昔人,后无来者。

五日 晴

在城内外贺岁。在二我许午饭,又遇余子厚。闻子厚自述,撰丁未年春对极佳,句云:“丁父樽子孙永宝,未央瓦当寿无疆。”皆钟鼎文。

晁,复拜客。晡,至厂肆荣宝斋小坐,即归。余思将十二年日记,分类编辑成书,为忘山著作之初集。然亦非三二年不为功。

殆字古训疑,见《公羊》注,然后《论语》思而不学则殆及多见阙殆,二殆字皆有解矣。从容二字,《楚辞》注训举动,然后《戴记·中庸》所谓不勉而中,不思而得,从容中道之从容有解矣。物字训类,又训法则,然后《周易》“言有物而行有恒”之物字有解矣。说皆见高邮王氏书。忘山曰:今之用古语者,往往与古义背。如赞美人之文章者,曰言之有物,其意盖谓文有包含也;不知物字训法,

仅可曰言之有法而已，与包含无涉也。

六日 晴

起盥漱，早食毕，即衣冠登车，往祝戴少怀师寿。因诣王书衡、严伯玉、施伯彝许投刺，遂趋署。闻吴侍郎明日晚车到都。饭后，又在东城贺岁。车中观书。

三山余氏《板桥杂记》，专记金陵花丛之盛，并各名姝小传。余氏名怀，字澹心，明末人。文章家之神力，与留影机相似，被其一番模写，遂使当日风流踪迹，顿不磨灭，如历其境，如观其人。

七日 晴，风起

观《积古斋钟鼎款识》。

阮芸台《商周铜器说》下篇，大略云：三代时，鼎钟为最重之器，故有立国以鼎彝为分器者。武王有分器之篇，鲁公有彝器之分，是也。有诸侯大夫朝享而赐以重器者，周王予虢公以爵、晋侯赐子产以鼎是也。有以小事大而赂以重器者，郑赂晋以襄钟、齐赂晋以宗器、燕人赂齐以罍耳是也。有以大伐小而取为重器者，鲁取郕钟以为公盘、齐攻鲁以求岑鼎是也。有为述德儆身之铭以为重器者，祭统述孔悝之铭、叔向述谗鼎之铭是也。有铸政令于鼎彝以为重器者，司约书得剂于宗彝、晋郑铸刑书于刑鼎是也。且王纲废坠之时，以天子之社稷，而与鼎器共存亡轻重者，楚子问鼎于周、秦兴师临周求九鼎是也。此周以前之说也。自汉至唐，罕见古器，偶得古鼎，或至改元，称神瑞，书之史册。儒臣有能辨之者，世惊为奇。今略数之：汉元鼎，汾阴得宝鼎，四年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。宣帝时，美阳得宝鼎献之，张敞辨之。永元元年，窦宪上冲山甫鼎。吴赤乌十二年，宝鼎出临平湖。宋元嘉十三年，武昌县章山出神鼎。唐贞观二十二年，遂州涪水中获古鼎，旁有铭刻。开元十年获

鼎,改河中府之县名宝鼎县。自汉至唐,类此者甚多,不胜枚举也。北宋以后,高深古冢,搜获良夥,始不以古器为神奇祥瑞,而或以玩赏加之。学者考古释文,日益精核。故《考古图》列宋人收藏者,河南文潞公、庐江李伯时等三十馀家,士大夫家有其器,人识其文。阅三四千年,而道大显矣。

眈,汪穉卿过谈良久,即去。

忘山曰:聪高耿介之人,往往厌薄酬应,以为俗人所重,以为琐鄙事,抑知不然。盖既居社会间,处万事,临万变,无往而非应。善应者吉,不善应者凶;善应者安,不善应者危;善应者为圣贤、为豪杰,不善应者为俭邪、为小人。孝于亲,忠于君,应也;戡大乱,成大功,亦应也。腹饥则应之以食,渴则应之以饮,倦则应之眠,寒则应之衣。人来而我往焉,人问而我答焉,无在而非应,无事而非应。薄晚,趋署,与向辰、诒重饱食讫,往迎吴侍郎于车栈。侍郎自信阳州来。

八日 晴

在西城一带,投刺数家贺岁。向午,趋署。往谒吴侍郎,未见。眈,至厂肆。晡,归。观书。

《连筠簃丛书》,为灵石杨君墨林所刊,平定张石洲一一为之序。中有吴才老《韵补》、《元朝秘史》、徐星伯《唐两京城坊记》、邱长春《西游记》、《汉石例》、《镜镜詵痴》、魏徵《群书志要》等书共十种。

学问之繁博,浩如大海,靡有涯涘,吾身孑然厝其间,欲强记而兼览之良难。方寸之脑,能容几何,疲焉者精神,靡焉者岁月,不见其乐,恒睹其苦。学岂困人哉!不善其学,是故堕于荆棘中,不克自拔也。善学者维何?曰:观其大,据其要,高瞻而遐瞩焉,执简以驭繁焉。诸葛忠武之观大略,陶靖节之不求甚解,恢恢乎能读书者

也，善治学问者也。

或曰：观大略者不详，不求甚解者不精。不详者，其弊浮；不精者，其弊浅。浮也浅也，何名学问？曰：不然。吾深嫉夫学之苛缛，而伤夫细也，故以观大略救之。吾深病夫学之穿凿，而失理也，故以不求甚解疗之。为夫学而过者言之也，非为不及者言之也，期于中而已矣。彼浮浅之人，庸足自托哉。

九日 晴

往视风老疾，又诣长沙，见其子稚冶，谭医药良久，即行。又投刺数家。薄午，趋署。晡，归。观书。晚，秉庵过，留晚食，夜去。是夕，风。

《镜镜冷痴》，姚氏复光著，专论光学之理，及制远镜之法，乃姚自凭其理想，穷思而得者，彼固未探泰西光学之原理也，亦可称我国之制造家矣。我国人脑思，殊不亚欧西，惜国家不早定专利之法，无以鼓舞之，使进而益上耳。

邵康节云：《庄子·盗跖篇》言事之无可奈何者，虽圣人亦无如之何，庖人虽不治庖，尸祝不越樽俎，言君子思不出其位也。杨龟山曰：《逍遥游》一篇，子思所谓无人而不自得；《养生主》一篇，孟子所谓行其所无事。杨升庵云：能以此意读《庄子》，则所谓圆机之士，可与论九流矣。

杨氏云：唐开元宰相奏请状，及郑畋《凤池稿》，多用四六，皆宰相自草，五代亦然。至范质始除其烦辞，故莱公谓杨文公曰：“予不能为唐时宰相。”盖娴于命词也。

闻秉庵云：西国大著作家，往往自著一小说，名驰一世者，即身自登台演其剧，故其神情言动，一一如书之人复生。歇克洛斯著《包探案》，即自为福尔摩斯登场写照。秉庵曾目睹之。

十日

未明起，盥漱毕，冠带。东方已白，登车行。仍与慕兄期会于政治馆。子瑜、春生皆在。俄诣乾清门外朝房，又见佩葱、幹臣、班侯及沈敦老。是日，浙江京官谢蠲免杭嘉湖灶课恩，在乾清门外望阙叩头。礼毕，登陛，观保和殿筵宴所陈礼器。食时，集饮于东兴楼。向午，仍登车行，至杭州馆。擷兄眠未起，遂访二我谭。

胜固忻然，败亦可喜。二语无限意味，惜无以属对。穰卿前以“小时了了，大未必佳”对之，殊勉强，且意不相敌也。

心闲则万物皆自得，此语亦无以对之。二我无心见小鸟三五，游行啄食，偶拈得是句，意本“万物静观皆自得”句，而神味迥殊。所谓自得，万物邪？我邪？大有庄周梦为胡蝶之旨。

盛弘之《荆州记》载鹿门事云：庞德公居汉之阴，司马德操宅州之阳，望衡对宇，欢情自接，泛舟褰裳，率尔休畅。忘山曰：此两人亦精神之交也，余与二我有焉。

人之自视也，无往不觉其可乐；其视人也，无在不觉其可悲，方是圣贤豪杰心胸。反是者，俗人矣。

十一日 晴

览《落帆楼文稿》，乌程沈君子敦名尧著，亦嘉、道间人，精西北舆地。张石洲称其有三反：一生鱼米之乡，而慕膻耆麦；足不越关塞，而好指画绝域山川；笃精汉学，而喜说宋、辽、金、元史事。

向午，出城。是日，吴雅初约饮，先赴焉，小坐即去。投刺数家。趋署，闻吴侍郎十三日莅任。晡，绕道地安门，沿途投刺而归。展报纸阅之。

旧金山留学生上政府书，吁请持约力争彼邦黄白分校之议。澳洲雪梨华商上汪钦使书，请设领事，保卫商民，免为种界所苦。

暹罗商民亦上书两江督，诉该国之苛待。嗟乎，国弱矣，其民几何不随所向受人之侵欺乎！

杨升庵爱盛弘之《荆州记》所记沮水幽胜，云：稠木傍生，凌空交合，危楼倾岳，恒有落势。风泉传响于青林之下，岩猿流声于白云之上。

山凹之地，堪为墟市者，曰器。唐诗：“春云生岭上，积雪在器间。”

十二日 晴

起时，日犹未出。检阅《泽存堂五种》：一贾昌朝《群经音辨》，一顾野王《玉篇》，一孙緬《唐韵》，一李文仲《字鉴》，一郭忠恕《佩觿》。皆小学界中之精品也。

仲骥书到，有属分致贺岁函禀，即率笔答之，并遣人分投诸处。入侍母谈。往视治老疾，闻已略瘥，即归。观说舆地书。

晡，诒重至，略谭即去。是日，成丁未元旦早朝诗一首，录如下：“中宵耿不寐，肃驾待明发。蹇裳犯朝露，陈情向紫闼。掖门何岩岩，王道直如发。朱霞丽飞甍，闾阖洞然豁。巍巍殿陛高，天语鸣九霄。百官肃无哗，一一珥金貂。始知天子尊，不惜堂廉遥。美哉叔孙功，赫兮酆侯劳。”

展报观之，御史吴枋一疏，伟识闳议，为近日言官中不多得之文字。盖即论司法与行政权亟宜分立，以祛种种弊害，语语痛切。陋哉南皮，犹断断以争也！

十三日 晴

起盥漱毕，即趋署。是午，吴仲恂侍郎履任，闾署皆衣冠行相见礼。晡，归。展报观之。夜，家祭。

北京报载：美国有天文师，名市丙古亚，彼早已推算：前美总统

麦金利某年被刺,以及美西之交哄,俄日之战争,土耳其与俄内乱,金山大埠地震为灾。所占各事,略无差误。又未来之事,预料千九百八年,英王秩郁梦为英末世之王;俄皇亦崩,土耳其国王亦逝,各国著名总大臣俱自缢,纽约全埠火灾,全球之区地震不可胜计云云。姑录是,以验其后。

十四日 晴

绕道地安门内,投刺数家,即趋署。唐、吴二堂已先在。晡,出崇文门,投刺数家。因诣厂肆,在论古斋小坐,观名人书画。有马元驭、汪东庄诸人册页,极精品,价值极昂。又至厂甸,向妇人会内捐银饼四枚,盖为江北难民设也。薄晚,在会经堂小坐,即归。

古书以竹简,秦、汉以下兼用绢帛,观于汉文集上书囊为帷,可知。

师开鼓琴,以东方西方之声,而知室之朝夕。师旷吹律,以南风北风之声,而知军之胜败。艺之精也,通乎天。《丹铅录》云。

古者以马驾车,无用骑者。骑士乃胡人之制。赵武灵王令国中胡服骑射,其事始入中国。是否待考。

《汉书》:虞诩疏:公卿巽懦,容头过身。盖以猫犬喻之,凡猫犬钻穴,头可穴,身即过矣。

十五日 晴,大风

观徐星伯著《西域传补注》。星伯谪伊犁数年,故于山川道里,知之最详,因萃力于是书,以今证古,精确可据。又毕秋帆《晋书地理志补正》,唐初诸贤,疏于地里,撰志多漏误,毕据古志书正其得失。

向午,出城,至杭钱两馆焚香。晤颉兄谈,留午饭。晡,过虎坊桥迤西,投刺数家。因访二我谈,见翁常熟山水册十二帧,浑厚超

绝，直逼耕烟。又画《秋山旅行图》手卷，点染青绿，竟是宋、元家法。晚，归。家祭。观报。

忘山曰：犹太人为世界上第一资本家，我华人又为世界上第一劳动家。盖凡地球上大工，强半藉华人之力而成，今巴拿马河事，又向我国开募矣。

《管子》有云：人皆贵，则事不成。今始韪其言。

十六日 晴

本朝康、雍考据家，余最所心折。惟学者从风而靡，渐演为目录校勘家，此又汉学家之一变相也。校勘目录学，诚不可废，惟专疲心力于此，而忘其大者远者，宜夫被琐碎之讥，无以自解也。

往视冶老疾，投刺数家，因趋署。闻邮部印信已铸就，奉长官谕，于明日遣人往取。晡，出城，游观陈列所。因诣新吾，适他出，与夏燕保谭。

闻夏君言：咸、同以前，士不读毕《十三经》者，不得为童子师，是知当时风尚犹重读书，不沾沾八比业也。自洪杨乱后，风气一变，往往四子书读罢，即寝馈制艺中，而经史无问津者矣。闻尝有塾师，端坐为学徒讲书，适有补瓦匠在屋檐上听之，忽大笑；既下，遂以某塾师之不通语人。盖此匠幼时亦曾从名师读书，以贫故改业耳。嗟嗟！夏君生洪杨前，故所言皆其幼时所亲历者。白头宫女在，闲坐说元宗。余为感慨系之。

十七日 晴

览惠定宇《九经古义述》，首云：汉人通经有家法，故有《五经》师。训诂之学，皆师所口授，其后乃著竹帛。所以汉经师之说，立于学官，与经并行。《五经》出于屋壁，多古字古言，非经师不能辨。经之义存乎训，识字审音，乃知其义。是故古训不可改也，经

师不可废也。忘山曰：古训固不可改，而执古太泥者，亦有不可通之处。治经学者，不可不知。

禺中，趋署。晡，访叔耘，尚眠未起，入其室坐，徐待其披衣，结袜，漱齿，盥面，则亦命驾将出矣。又往谒王相，慕兄已先在，余亦入侍，坐久之。薄晚，至同丰堂。是夕，宴集旧同僚，坐有石孙、建侯、幼鹤、懿臣、敬宣、文初、静涵。夜，归。月明。

十八日 晴

观惠氏《易例》。余于国朝经学家书，亦欲博观详览之，方能辨别其优劣等差。经学至本朝诸名家，已披郤导窾，如土委地，余殊欲搜集诸家，采其精华，芟其繁芜，荟萃编纂，成一专书，以饷学者。顾此事颇不易也。

向午，趋署。观报，闻天津有搜获炸药一案，故迩今皇城门禁殊严。

荷兰人又欲取缔我国学生，不欲使日本与米利坚专美于前也。华人游海外，随地生荆棘，当自怨耳，夫何尤。

晡，归。有王姓名瑞观者，送来《国史大臣列传》一部，启视，乃先人事迹入国史者。盖王君充国史馆供事，获亲见之，乃私取别写一册见遗。

夜，慕兄宴集擷兄及春生等于家，余亦与焉。

十九日 晴

起，日犹未出。盥漱，早食毕，与慕兄同车至西苑门外朝房中坐，因昨有诏，再蠲免浙省赋税，同省京官谢恩也。食时趋署，犹寂无人来。是日，署中开印，吴侍郎日中始到，诸人亦衣冠相聚。礼成，饭罢，始各散。余亦归，濡笔欲补三日内日记。报有客至，沈公雨人也。沈公善谈名理，余静听之，得条理甚多，记之。

汉官制有曰谏议大夫，盖既谏且议也。故当时国有大事，必集议，洪容斋述之详矣。今之谏官，则有谏而无议，岂古意乎？

曰良法，曰美意，意也者，法之精神也。今之变革者，多袭其形貌，遗其精神，是谓知良其法，不知美其意。

沈公曰：一阴一阳之谓道。凡世界上有形有质者，谓之阴；其无形无质，悬诸空际，著于想念者，谓之阳。曰正心，曰诚意，曰致知，无形无质者也，属于阳也；曰齐家，曰治国，曰平天下，有形有质者也，属于阴也。其界乎阴阳之间，而为单本位者，曰身而已矣，曰修身而已矣。孔、孟皆传身学，故其言曰反身，曰诚身，曰践形。盖阳之界至身而止，阴之界自身为始，能修身而后不毗于阳，不溺于阴。阳有所附丽，阴有所发生，无所偏重，而道于是乎全。又曰：紫阳一辈专讲心性，毗于阳者也；龙川一流专谈事功，溺于阴者也。阳重于阴者，堕于虚；阴重于阳者，偏于实。皆非也。惟孔、孟言修身，而心性在是，事功亦在是。所谓支配阴阳，无过不及，而适于中也。

昔称大舜执其两端，用其中于民。所谓两端者，一阴一阳之谓也。

礼者，有形无声者也，阴也；乐者，有声无形者也，阳也。调和阴阳用其中，能中能和，而后礼乐作也。

今社界上，学问也，政治也，不流于虚，则溺于实。阴阳不交，天地否隔，安望其进化也。

二十日 晴

晨，览江慎修《古韵标准》及《四声切韵表》。

江氏曰：唐人叶韵之叶字，亦本无病，病在不言叶音是本音，使后人疑诗中又自有叶音耳。叶韵，六朝人谓之协句，颜师古注《汉

书》谓之合韵。叶，即协也，合也，犹俗语言押韵。

反切二字无别，古无所谓反，创自孙炎。唐末讳言反，遂改作切。

桐城方氏曰：古音之亡于沈韵，犹古文之亡于秦篆。然沈韵之功，亦犹秦篆之功。自秦篆行，而古文亡，然使无李斯画一，则汉、晋以下，各以意造书，其纷乱何可胜道。自沈韵行，而古音亡，然使无沈韵画一，则唐至今皆如汉、晋之以方言读，其纷乱又何可胜道邪。

作“顺天府”三大字。诣长沙问疾，知昨日颇危险。到署。跌，在东城投刺数家。晚，归。是夕，可庵过谈。作复莲兄及潘经世书。

二十一日 晴

观《蒿庵闲话》，张杨园先生著。补昨日记。又检阅先祖补笙公日记，盖在咸丰壬戌、癸亥之间。

饭罢，出城，至杭州馆，晤撝兄。时拟修葺仁钱、杭州两馆。匠人刘姓者来估工，因与撝兄先后在两馆中履勘。晡，又投刺数家。至厂肆小坐归。晚，宴集子蕃、可庵、新吾诸人于同和居。可庵能诗，工部裁改后，作无题七律三十首。

二十二日 晴

观士礼居黄氏丛书，内有欧阳氏《舆地广记》、庞安民《伤寒总论》、《梁公九谏》、张华《博物志》诸书，计二十四种。

向午，趋署。观报。薄晚，访穰卿、纫斋、晦若，皆不遇。至贵胄学堂，晤子瑜。是夕，聚卿、叔耘邀饮，坐有杏城、新吾、景周诸君。

闻商部将开动物院，自非洲购得珍禽异兽，由海舟运至，尚在

涂中。中有麒麟一双，殆自西狩而后罕得见也。忘山闻而笑曰：孔子升入祀，应有麟凤至。

二十三日 晴

观奉省地图。薄午，趋署。晡，出城，至四如春啖汤团，皆南中风味。俄至醉琼林，敬宣、彝臣约也。坐有鹤庄、仲和诸人。逮暮，余先归。夜，作复李渭东书。是夕，枕上成《麒麟操》一首，录如下：“麟兮麟兮来何暮，海水漫漫兮山岳幽阻。我皇明圣兮仁风扇布，尊彼尼山兮宪章文武。大开灵囿兮万人游睹，珍禽异兽兮式歌且舞。与民同乐兮覆育煦妪，师彼遐荒兮复我皇古。”

二十四日 晴

日隅中，出城访二我谈诗。二我极赞余《麒麟操》，谓此篇为颂圣之作，古茂丽雅，首二句无限苍茫感喟，最擅胜场，惜曲高寡和也。二我又谓余集中诸作，以此篇及《大钧陶万物》、《荒山无人迹》、《我有良田》四首为最高，知音者无几人。

经才丧妻，薄午往吊，遇曼仙。俄趋署。晚，归。作日记。夜，览全校《水经注》、《三国志·诸葛恪传》、《丹铅总录》。

杨氏云：世言輿地图始于汉光武披輿地图，而不知《前汉·淮南王传》已有按輿地图之语。地以輿名，取《易》坤为輿之义，犹天如张盖也。张衡作盖天图，义取此，盖天輿地，正可作对。

《三国志》：陶谦疾笃，曰：非刘元德不能安此州也。谦卒，糜竺迎备。备曰：“袁公路近在寿春，此公四世三公，君可以州与之。”孔融曰：“公路岂忧国忘家者邪？冢中枯骨，何足介意。”今《纲目》删去此公四世三公六字，后人遂不晓冢中枯骨为何语。忘山曰：古书之不可轻删，有如此。

石勒自谓：遇光武，当并驱中原。今考二人，有相类之事，可以

观其高下：光武渡呼沱河，俄顷冰合，如有神助；其后帝命其处为危渡口，示天幸不可恃，以戒子孙，此其大度何如也。石勒击刘曜，济自大碣，以河冰泮，为神灵助，号为灵昌津，只兹一事，去光武远矣。

二十五日 晴

观吉林地图。吉林在奉省之东，南有长白山，松花江则纵亘南北，吉林城在江之西岸，北指哈拉宾，东指宁古塔，南毗奉天昌图府之伊通，若善为治，亦东方一重镇也。

薄午，趋署。观报，闻留东游学之华人，虽一万数千之多，大都习速成者居其大半，入高等学校不及百分之三四。我国人之性质，一至于此，岂不可叹。

晡，归。览陈寿《三国志》。夔章暨慕兄过，因偕迈达师。迈达以一女子，只身万里外，孜孜好学不倦，西方女界中何多豪杰哉。

晚，诣慕兄谭。

我国社会，有殊异之习惯性，为欧美所无者：富家拥巨资，辄布衣蓬门，阳为贫；其贫者，家无儋储，而门庭恢恢，裘马丽都，又佯为富。诚不可解。忘山曰：富者不如是，将被人侵欺，无以保其富；贫者不如是，必至贷资无门，槁饿而死矣。噫！

二十六日

昨夜枕上闻雨声淅沥，醒已晏，窗不见日。起，盥漱毕，俄趋署。薄午，晴霁。是日，署中开用新印。观报。

江南大捕革命党，缇骑四出，往往希图厚赏，并无辜者罗织之，冤死无算，为丛驱爵，为渊驱鱼，一何慎邪！

赵侍御炳麟请度支部从事每年预算决算，部覆含混，要有碍难施行者。眈，至顺天府。是日，演习亲耕礼，农工商部堂司多来观者。闻有老农，年八十六，彼自云四十五岁时，即至府署供役，于今